

文艺让“科学”成了时尚热词

□袁跃兴

【荧屏背后】

继《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类综艺节目受到好评之后,一批科学类综艺节目出现在电视上。央视推出三档科学类节目,包括科学实验节目《加油,向未来》、探索互动演讲节目《未来架构师》、人工智能现象级节目《机智过人》。湖南卫视推出原创科技秀节目《我是未来》,深圳卫视推出科普类喜剧节目《极客智造》。这种文化、科技类节目的集中绽放,不仅是文化类综艺节目主题和形式的纵深发展,也给陷入明星综艺疲软期的综艺市场带来一股文化、理性和精神的正能量,有文化评论说,因为综艺节目,“科学”已成为时尚热词……

央视的《加油,向未来》,去年暑期档推出第一季就收获了8.9的豆瓣评分。现在播出的第二季,节目主题口号变成“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猜”,强化观众参与“猜”的过程,把科学思维过程和科学原理展现在观众面前,激发观众对科学的好奇和探索精神。

《未来架构师》的呈现方式以科学家现场演讲为主,邀请卡比拉猜想证明者丘成桐先生、《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教授等人演讲。观众不仅可以聆听科学家有温度的演讲,还可以和科学家互动交流,更通俗地理解前沿现代科学。科学变得不再高冷,科学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柯洁和Alpha Go围棋大战失利,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创作诗歌,机器人不断具备取代不同职业的能力,引发人们对机器技术文明的关注,以至于出现对“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焦虑感。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主办的大型科学挑战类节目《机智过人》,便聚焦于人工智能领域这个科学热门,告诉观众该怎样看待人工智能和它的进一步普及。栏目组选取了近30个人工智能领域最高等级的项目接受人们的检验,并展开人和人工智能的对抗活动,切身感受人工智能对人类心智、精神和创造能力的挑战……

从科幻大片到烧脑综艺,再到不时登上新闻头条的高冷科学进展,还有果壳网、赛先生等一大批科技新媒体的启蒙,科学动态吸引了越来越多民众的目光,而眼下随口蹦出几句鲜为人知的科技术语已经成为青少年炫酷的新把戏,以至有人说,“再不知道虫洞、引力波、阿法狗、暗

物质你就真的out了……”

“科学”一词,因为综艺节目的传播,成为时尚流行文化热词,这不禁让笔者想到刘慈欣、郝景芳这两位科幻文学作家。他们先后摘得“世界科幻协会”的雨果奖,让沉寂多年的科幻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极大地带动了国内科幻图书阅读热潮,让中国科幻文学从小众文学走进大众视野。这种科学阅读源于人们科学素养的提高和科学精神的需求,人们希望解读当下一些科学现象,渴望获取科学知识,获得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

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会偏听偏信,缺乏科学常识,这既暴露了人性的弱点,也反映出科学精神的薄弱。科学的智慧、科学的力量,能帮助我们去探求,祛除我们心智的迷雾,去获得真知,追随真理,并使我们的精神变得勇敢,给我们以心灵慰藉。科学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变革,而文艺不仅在这种影响中紧紧跟随科学,还应深入到对科学的探究中去,把科学当做这个时代关注的题材来表现,并通过鲜活生动的文艺形式,帮助人们熟悉科学、传播科学知识,让科学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不再高冷。

【文化论坛】

别以“现代书法”为名胡写乱来

书法作为一门传统艺术,如何走到现当代,是个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1985年于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书法首展”,开启了中国现代书法的转型,然而这些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形成了不少流派和风格,理论上也有过不少研究和论述,面临的争议却始终不断——比如,“现代书法”是“书法”还是“反书法”?“现代书法”的疆界在哪里?“现代书法”是否可以取代“传统书法”?

归根到底,传统书法无论概念还是形式,在人们心中都太过根深蒂固,这让它像是一个坚不可摧、无法逾越的堡垒。但正因如此,现代书法比水墨从传统到当代的转换更有难度,也更值得探讨。

“现代书法首展”展出的书法作品中,一大主要倾向是“少字数”以及书画的结合,无论用笔、表现手法还是创作思路、艺术风格,均有别于传统书法观念之下的书法作品。它们给予人们最大冲击的是观念的革新,由此正式拉开中国现代书法的序幕。上世纪90年代,一批解构传统书法的现代书法出现,与此同时,以不可识文字和书法元素为依托的抽象派作品走向成熟,形成大胆的个性化语言,可谓现代书法创作的主流。时至今日,现代书法几乎已离开原有的传统范式,并在语言结构上力求现代化,在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之间显示出创作上的多种可能性。以前不久上海颇受关注的“水十墨:在书写与抽象之间”展览来看,今天的现代书法游走于书写和抽象之间,仅保留了书法的书写特征,或者是字的笔画顺序,或者是变形的章法,在此基础上,有些作品偏于书写,有些作品偏于抽象。这既是书法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也是站在艺术形态史的角度对这种书法现象的重新分类。

现代书法虽然与书法发生着关联,然而却是以“叛逆”的立场和方法出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书法简直算得上“反书法”或者“破坏书法”,就像当年杜尚把小便池搬到展览上,以“反艺术”的方式来主张艺术。由于现代书法的实验性以及对于传统的解构,在一些人看来,现代书法就等同于“胡写”“乱来”,不遵循规则。这规则,是他们所认为的汉字书写规则,如笔墨、书写性等。对于现代书法作品,也有的观点认为现代书法形式至上,是丑书。这些其实都是对现代书法的误读,或者说是没有把现代书法纳入到书法史与书法理论发展的体系中去。

对于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现代书法的理解,已经不能简单从它所书写的字义去解读。现代书法非但不是没有规则,反而同样遵守着某种规则——现代书法承担着书法从认读模式向空间构成的转换,通过打破既有书写的模式,通过形式和观念来创造空间和解构文本。评价和分析现代书法,需要在现代性或当代性的语境中来讨论。就好比抽象画,如果明白了从塞尚到波洛克的现代艺术发展史这条线索,或者读懂了罗杰·弗莱的形式主义分析和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抽象表现主义理论,人们恐怕不会认为这是一种随意的胡涂乱抹。同样,如果理解了现代书法必须遵循的种种原理,也就不会误读现代书法。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时下确实有太多的胡写乱来都打着现代书法的旗号,混淆视听,其实它们不过是伪现代书法。这多少增加了现代书法的尴尬。

书法需要发展。现代书法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如何使得作为一门学科、一门艺术的书法不被弱化?如何在书法史与书法式抽象表现主义背景下超越书法?这正是现代书法家的起点。明白这些所以然,现代书法才获得其现代的特征。而我们在讨论现代书法的时候,不但面对书法自身的参照系,也面对现当代语境下对于书法的审视。

小说家村上春树和他的三个比喻

□钟倩

【读书有感】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曾在演讲中说过:“阅读一部小说就是一场表演:文本就相当于是音乐厅,而这些读者相当于被邀请的音乐演奏者们。”那么,小说的作者就是台上的指挥,有驾驭大局的气象,还要拥有超凡的能力。小说家是怎么炼成的呢?“机缘巧合,偏巧有一点点写小说的资质,又得到幸运眷顾,再加上几分顽固,就这么作为一个职业小说家。”村上春树的答案,很是让人回味。

今年,村上春树再次陪跑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却从畅销变成长销,这与他的创作成绩和文学精神密不可分。日前,读他的最新作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这部历时六年完成的自传,让我更对他敬佩万分。他用三个比喻来阐述小说创作,生动形象,又富有哲理。

第一个比喻,“小说这种体裁就好比职业摔跤的擂台,不论什么人,只要心存此意,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参与进来。”作为拥有35年经历的资深擂主,在他眼中,小说家这种职业最大的特点是宽容,“或许与文学圈并非一个你死我活的社会有关系,换句话说,大抵不会因为一位新作家登场,便导致一位在台上多年的作家失业。这一点与职业体育的世界截然不同。”反过来,新人作品畅销,或能带动小说圈整体呈现勃勃生机,滋润整个行业。有目共睹的是,小说不是追求“又快又多又好”的营生,需要低速挡缓慢前行,无比耗时费工,无比琐碎郁闷——因此,积累最关键。超过十来年,就必须有更加深厚、历久弥新的资质来取代聪慧的头脑,他称之为“小说家的保质期”。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从“剃刀的锋利”转化成“砍刀的锋利”,再升级为“斧头的锋利”,唯有这样,才能淬炼成才。

成为小说家看似门槛较低,



实则拥有严苛的淘汰机制:“尽管小说家没有名额限制,书店里的空间却是有限的。”言外之意,买单权在读者手中,作品能否流芳百世才是王道,这也是人文价值和思想内涵的淋漓体现。

刚写小说那会儿,村上春树开了一小店,过着节俭的斯巴达式生活,甚至上演路上捡钱还贷的事件,冬天没有暖气,贴着猫咪而眠。而神宫球场观看棒球比赛时的刹那灵感,使他开启小说创作征程。从未经过写不出小说的低谷时期,从不接受约稿写作,从来不为截稿期疲于奔命,这是村上春树的创作心经:“在想写的时候,以想写的方式,写下想写的东西。”写小说,要善于备料,更要懂得养护,最好的发酵剂就是时间。而所花费的时间的品质,很难用语言表述,却是有区别的。村上春树的第二个比喻就是温泉里的热水和自家浴缸里的热水。泡在温泉里,哪怕水温低,暖意也会慢慢地沁人心脾,出浴后也不会突然冷下来,而家庭浴缸就不同了,一旦出浴身体立马就会冷下来。这个比喻十分巧妙,使人充分认识到“凭时间赢来的东西,时间肯定会为之作证”。

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要有耐久力。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村上春树对作品的锤炼敲打,完成后修改,首先是“拧”,哪些部

分的螺丝需要牢牢拧紧,哪些需要适当松弛也很重要;然后请爱人通读原稿,“她的意见对我而言就像音乐的基准音”,再请朋友阅读提意见,总之修改是没有止境的,“在初稿阶段就修改过无数次,交付出版社出校样后,还会一次又一次索要校样,惹得人家心烦,将校样修改得黑黢黢一片寄回去,然后把新送来的校样又改成黑黢黢一片……如此反反复复。”

当然,对小说家而言,阅读是至关重要的精神生活。村上春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阅读与跑步,“这对我的人生而言,是无论如何非做不可的事”。他上了七年大学,兴趣却都用在阅读上,“我就像握着铁锹往熊熊燃烧的炭窑里乱铲乱投一般,一本又一本,如饥似渴地读过各种类型的书”。相比之下,一些年号和英语单词机械地塞进脑袋里,不分条理、死记硬背下来的技术性知识,会自然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凋谢飘零,被像知识的坟场一样的幽暗之地一一吞噬,不知所终。在此,他运用第三个比喻,“这就是即时见效与非即时见效,打个比方,就像烧水用的小铁壶与大铁壶的差别。小铁壶能很快把水烧开,非常方便,但马上就会冷掉。而大铁壶虽然得多花点时间把水烧开,可一旦烧开了,就不那么容易变凉”。某种意义上说,阅读就是大铁壶烧水,时间长点,但能够恒温、受益。

如果说阅读是支撑他创作的左轮,那么健身运动就是那个右轮。“作家要是长出赘肉的话,就算完蛋了。”我想,赘肉还暗喻着创造力的衰减以及心智的退化,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游泳、跑步、铁人三项,日复一日地锻炼,是村上春树创作的利器,也是迎战人生的秘籍——积极地选择磨难,就是将人生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所谓磨难,并非只是不幸,还有人人都要直面的孤独与虚无。当小说成为他的坚定信仰,他也不战而胜了。

□马琳